

李太白詩集

冊二

卷之三

李太白文集卷之二

錢塘 王琦琢崖輯註

濟 魯川較

古詩五十九首

古風五十九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一作蹉跎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

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

秋旻我志在刪述垂作繆本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

筆於獲麟

鄭玄毛詩箋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顏師古漢書註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強盛交相攻伐故總謂之戰

國韻會漆木叢生貌班固答賓戲于是七雄虜闕分
裂諸夏龍戰虎爭隋書文選序楚放人屈原含忠履潔
漂匪從流臣進逆耳太深思遠慮遂志相吟澤有懽
君傷壹鬱之懷靡茲而淵揚馬揚雄司馬相如也史
之容騷人憂之文自茲而淵揚馬揚雄司馬相如也史
記推而大之氏父于無垠中七謂子作焉岸也建漢末
謂之建安時曹氏父子無垠中七謂子作焉岸也建漢末
麗極矣建世總謂自是而後每降章變下逮梁陳隋氏靡
李唐也周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傳玄詩我
皇敘羣才謝朓詩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傳玄詩我
躍鱗左鴻振思魏都賦龍躍青鱗炳煥爾詩高雅祖起
冰等萬物成熱若秋有文章炳煥爾詩高雅祖起
與樂夏侯湛閔子騫贊不與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
傳集解仲尼傷閔周道之贊不與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
春所以爲終也與之楊教齊絕賢筆曰于獲麟雅之凡三句所感而詩作
固所云雅者正也言王遷政離之由國廢興也春秋雅不作則
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之詩大雅之凡三句所感而詩作
復能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秦中
正之聲日遠日微興一變而爲離騷軒翥詩人之下末
飛詞家之前司馬揚雄激揚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
遂閱肆法乎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

夸湔綺靡摘章繡句競爲新奇雄健之氣由此萎爾
至于磨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
以自任乎覽其著述筆力翻翻如行雲流水出乎太
然非由思索而得豈欺我哉琦按吾衰竟誰陳是太
白自嘆以吾之年力已衰竟無能陳其詩于朝廷之上
也楊氏以斯文衰萎爲釋殊混唐仲言詩解引孔子
吾衰之說更非徐昌穀謂首二句爲一篇大旨綺麗
不足珍以說是申第一句意聖代復元古以下是申
不待二句意確其說極爲明了學詩者試一玩味前之
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豔薄斯
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此詩乃
神明其素志歟○榛音近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逐淪沒
蟬竦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
沉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淮南子精神訓月中有蟾蜍高誘註蟾蜍蝦蟇也又

說林訓月照天下蝕于詹諸薄侵也迫也釋名日月虧曰蝕食月故曰蝕于詹諸薄侵也迫也釋名日月虧曰蝕

稍昂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沈約詩含吐瑤臺月陳
子昂詩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
黑暗處朔日怪期之月詩王流含魄望動日金魄度
魄者詩是言滿月之影光明燦爛有似乎金故曰金魄
也毛詩正義蟬之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春秋潛潭
純巴虹名出為日旁琦后妃陰蟬亦主後漢書凡日
均蟬有見虹西方名日而在西則判蟬二見東方與
呼蓄為八蟬在斗無混一稱晉書紫微宮垣十五座
東居也主命主度也鄭康成禮記註日月謂之兩曜
滅也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初學記註日月謂之兩曜
書孝武陳皇后長女為公主嫖帝即也初武皇帝得
長主有武皇主女為公主嫖帝即也初武皇帝得
貴后十餘年而無媚子道頗覺元光五年上死遂窮
怒楚服三等坐為人媚子道頗覺元光五年上死遂窮
及誅者不可所以承天有司蠱祠祭祝詛曰大逆無
于巫祝不可所以承天有司蠱祠祭祝詛曰大逆無
辭桂蠹不知所以承天有司蠱祠祭祝詛曰大逆無
實黃雀巢其顛潘岳西征賦帝璽綬罷退居長門宮
絕交論尹班陶陶于永夕賦帝璽綬罷退居長門宮
同州下邦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唐書玄宗威后劉
聘為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天元年裔立孫帝為皇
后久無

子而武妃稍帝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
無肯諧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漏言即死元
兄守一地懼及帝諱合佩之曰后悟教祭北斗則天比開
刻天年事不覺帝自臨刻有狀乃制詔承宗廟后儀天命
不祐花而庶人賜守一死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調
下其廢卒以一人品禮葬後宮思慕之諲此詩蓋羽儀事
帝未幾卒以一人品禮葬後宮思慕之諲此詩蓋羽儀事
也蕭士贊曰王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衛相子夫二后雖
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衛相子夫二后雖
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賦司馬相如太長引此
王后之寵廢王諲亦作翠羽后賦先制中語后已廢言
為證最蝕月比當武妃逼后實是光虧后制中語后已廢言
日蟾蜍蝕月比當武妃逼后實是光虧后制中語后已廢言
而憂死也蟬妃既得幸而光以惑成心今至入紫微而日反
為所蔽比武妃既得幸而光以惑成心今至入紫微而日反
日矣因言后之邪所傷幸而光以惑成心今至入紫微而日反
冥妒幾絕皇嗣之故實有可廢之則非今王后比撫下然陳后以昏
皇特以武妃之嗣故實有可廢之則非今王后比撫下然陳后以昏
是而今非也且帝不能成實子罪其花而不實然不觀
諸桂樹乎桂蠹則帝不能成實子罪其花而不實然不觀
遽以天霜之威加之感嘆沾衣抵國其家之亂起自宮闈我
因念及此事為威加之感嘆沾衣抵國其家之亂起自宮闈我
明皇卒以太真亂國太白可謂知幾矣琦按舊唐書
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壬申月可謂知幾矣琦按舊唐書

爲庶人太白此篇首以月
蝕爲喻是雖比而實賦也

其三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

蕭本作飛

劍決浮雲諸侯盡

西來明斷自天啓

一作雄圖發英斷

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

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琅邪臺刑徒七十

萬起土驪山隈尙採不死藥茫然使心

一作人

哀連弩

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岳揚波噴雲雷鬚鬣

蔽青天何由覩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回但見

三泉下

金棺葬寒灰

賈誼過秦論及至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西

都賦周以龍興秦以虎視章懷太子註龍興虎視喻盛強也莊子天子之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

天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盡西來者六國之王皆爲所虜而西

入于秦也左傳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杜預註啓開也漢書如武帝之雄材大略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收

置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水經註潼關歷北出東淆通謂之函谷關

也遂岸天高空谷幽深瀾道之峽車不容軌號曰天
險函谷正東開者當六國未滅之時慮其侵伐以函
谷爲守禦之要樞啓閉甚嚴大國已滅三十七年上統會
事守禦函谷可以常開矣史記六國已滅三十七年上統會
稽祭大禹望于樂海而立石乃刻頌秦德又云二
年南登琅邪望大樂海而立石乃刻頌秦德又云二
臺下復伏二歲作琅邪臺立石乃刻頌秦德又云二
平御覽秦地記曰琅邪臺立石乃刻頌秦德又云二
琅邪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樂海之留三月
作琅邪臺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樂海之留三月
里下周二十五里上壘石爲臺丈石形爲磚長二尺
廣四尺厚八寸三級而上石爲臺丈石形爲磚長二尺
餘步刊石立碑紀秦功德阿房宮始作三十五年北宮
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始作三十五年北宮
石藥又云三十八年齊使韓終侯公書言求海中不死
之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住之請得齋戒與童
男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住之請得齋戒與童
人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
蓬萊藥可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
射者與俱見則以水連弩射之始見以皇夢與海神戰
狀問占夢博見則以水連弩射之始見以皇夢與海神戰
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
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神出射之乃
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巨鱗插雲鬣刺天顧骨成
華海賦魚則橫海之鯨巨鱗插雲鬣刺天顧骨成

岳流膏為淵史記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酈
山及并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
而致棺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正義曰顏師
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韓非子死者始死而血已
血而劍已劍而
灰已灰而土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
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鄰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
藥物秘海嶽採鉛青溪濱時登大樓山舉首蕭本望
仙真羽駕滅去影飈車絕回輪尚恐丹液遲志願不
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
我春惟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太平御覽春秋後語
九千里鄴翔乎窈冥之上左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
奉五色杜預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
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
以奉成五色之用宋書有鳳凰卿書遊文王之都書
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黃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
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漢書羽翮以就橫

絕四海顏師古註是絕謂飛而直度也蕭士贊曰道家
蓬萊修煉法河車是紫石九兩其色中初成姓女次謂之玉
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亦曰黃芽徐禎卿曰落脫也謝
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曰黃芽徐禎卿曰落脫也謝
也一統志清溪在池州府源出洿溪山與石入嶺水
合北流匯為玉鏡潭又在東流經府城南外復折而北至
清溪口入大江得奉金山在池州府城西南七十里沈約
詩若蒙羽駕迎春山西那之都峨嵋崙之王母傳王母所
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峨嵋崙之王母傳王母所
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齊賢曰弱水九重洪濤萬丈
非鸞車御風乘雲漢武內傳其服藥有九丹金液子
得服之白日生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見也
列子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所服樂帝之所居楚詞
見韓衆而宿之今問天紫微鈞天所服樂帝之所居楚詞
也抱朴子韓衆服葛蒲十三年身生毛曰視書萬
言皆誦之冬恆不服寒○鉛音延鸞音標液音亦萬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中有綠髮翁披雲

一作千春

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

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

一作自

忽

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仰望不可及

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世與人別山水經註太白

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

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陶潛詩邈與世相絕謝靈

運詩披雲臥石門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曹植飛龍

篇我知真人長跪問道穀梁傳軍人粲然皆笑范甯

善註然盛笑笑貌郭璞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李

子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春秋雲霄下能潛形于川海蒼

然忿遽貌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形影相吊五情愧

報劉良註五情喜怒哀樂怨也陶潛詩身沒名亦盡

念之五情熱

其六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昔別雁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蟣虱生虎鬚心魂逐旌旗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代馬地所產之馬曹植

又從迷失道豈非天哉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	廣謂大將軍擊匈奴使長史問兵出東道入右北平匈奴失道後大將	將軍飛將軍擊匈奴之數歲不取道入右北平匈奴失道後大將	之正色無飾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所謂注旌于	周禮通其生旂虎衣為冠之康成註通帛謂生蠶也	者蓋謂其生旂虎衣為冠之康成註通帛謂生蠶也	趙靈王織成虎文佩刀監皆武騎冠皆縠冠虎文	歲獻織成虎文佩刀監皆武騎冠皆縠冠虎文	袴白虎文劍左右刀監皆武騎冠皆縠冠虎文	加雙鷩尾左冠右俗謂之冠五冠環左無虎翼以青	息後漢書南庭祭其先上蠅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	五月大龍庭祭其先上蠅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	銘固皆一時良將然不可謂之非龍庭章懷太子固	雁門為最趙李牧有餘都備邊于此匈奴不敢近塞	山西之關凡四十一名北雁門塞倚山立關絕雁門者	必由雁門徑在代州北雁門塞倚山立關絕雁門者	志雁門徑在代州北雁門塞倚山立關絕雁門者	鳥獸各有所戀以習比去家有故然非徐禎之代北越	協詩土風安所習比去家有故然非徐禎之代北越
-----------------------	-----------------------------	---------------------------	----------------------	----------------------	----------------------	---------------------	--------------------	--------------------	----------------------	----------------------	---------------------	----------------------	----------------------	-----------------------	----------------------	---------------------	-----------------------	----------------------

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顧炎武曰昔人譏此詩以飛將軍剪截作飛將然古入自魏唐永正光中為北地太守能保北鹵不為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為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三並以將軍為將小學組珠邊幽并涼三州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

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

舉首蕭本作手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飡金光草壽與天

齊傾一作五鶴道安期名兩兩白玉童飛飛凌太清仙入綠雲上自

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之一作四體輕將隨赤松

去對博坐蓬瀛又舉首遠望之一作我欲一問之○

凌經歷也楚辭九嘆碧雲若王儵之乘雲兮載赤霄而

記李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其人食食臣隱

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安期生人屬蕭士贊

于白是天子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蕭士贊

曰駕玉童言童之顏如玉之蓬萊安期生之屬蕭士贊

風謂之飄風釋名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王逸註回餐

其八

此首繆本編入二十二卷題作感寓與諸本不同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咸陽二三月百鳥鳴花枝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

馳意氣人所仰一作冶遊繆本作方及時子雲不曉

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

歎但為此輩嗤謝尚大書帝姑館青陽公主三月柳青桃復

邑侯陳午尚年十三死主寡居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

賣珠為事偃年十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

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入

溫柔愛人以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入

因推令散財以主故諸公接之董君所發一號曰金滿百

斤錢滿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何不

偃曰足下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與偃善謂

下主獻長門園此上無慘怛之憂偃入則言主計出于足

書獻之上大悅更名寶太主園為長門宮上以錢千

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主園自執宰蔽膝道入坐

未定上曰願謁主入翁主乃下殿去簪理徒跣頓首

謝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廂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

再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臣偃味死
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翁飲大驩樂主乃請賜下
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于是董君貴寵天將
莫不聞沈約詩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楊修蜀郡
溜侯牋以孝成帝時待詔承明之庭從事諸附離之者或
長楊賦以風哀帝時雄上方草莽太玄以符命自守泊如也王
起家至二千石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卽位之王
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守泊如也王
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
誅豐父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素恐不能自免乃
天祿閣上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雄素恐不能自免乃
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雄素恐不能自免乃
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
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愛清淨
作符命古詩但爲後世嗤憤仲言曰此刺威里驕
橫而以子雲自况所謂綠幘必有所指○嗤音鴟

其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乃

一作

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

陵侯富貴故

一作荀繆

如此營營何所求

莊子昔者

蝴蝶相然也。蝴蝶不知周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相然也。蝴蝶不知周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姑云。接待以蝴蝶來見。東海有三桑田。向蓬萊水。又傳。周與周。待以蝴蝶來見。東海有三桑田。向蓬萊水。又傳。于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桑田。向蓬萊水。又傳。人皆言。海時。略半耳。豈將復為桑田。向蓬萊水。又傳。頭第一門。外曰霸城。門見。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

其十

齊有侗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奇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仕宦。任職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王使客將四十萬之衆。于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曰。梁客辛垣衍。辛垣衍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魯仲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而玉貌非去。魯仲連曰。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久居此。圍城之中。而玉貌非去。魯仲連曰。原君者也。久居此。圍城之中。而玉貌非去。魯仲連曰。